

民间文学小丛书



贺龙传奇



民间文学小丛书

贺 龙 传 奇

黄鹤逸 搜集整理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 北京

责任编辑 里 林

插 图 张祖英

封面设计 封友文

贺 龙 传 奇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翠微路二号院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茶坞印刷厂印刷

开本 $787 \times 1092^{1/32}$ 印张 $4^{5/8}$ 插页5 字数90,000

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一次印刷

印数1 - 82,000册

书号: 10220 0039 定价: 0.44元

写在前面的话

经过二十三年的风云变幻，这本故事集终于出版了。我仿佛是一个在遥远的地方拾到件宝贝的孩子，走过了漫长道路，经过了艰难险阻，躲过了沿途的拦路抢劫，终于将宝贝交给了父母，感到有千言万语要对亲人倾诉！

二十三年前，我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，曾经有机会两次去湘西革命根据地，采访搜集贺龙同志早期革命斗争的英雄事迹。头一次是酷暑炎夏，第二次是寒冬雪月。那时候，湘西的交通很不方便，只有各县城与吉首之间有公路相连接，去乡村全靠步行。我头顶火伞不知热，身披冰衣不觉寒，串乡走寨，往往一天要翻越好几座高山，行程百里，不感到疲劳。除了当年的青春活力以外，更重要的是贺龙同志那传奇式的英雄形象激励着我。

在走访中，我发现湘西广大群众，尤其是曾经在贺龙同志身边工作过的老红军战士和老赤卫队员，对贺龙同志怀有深厚的甚至是一种特殊的感情。他们讲述贺龙同志的故事时，热情之高，兴趣之浓，令人感动。不论是薰风吹拂的夏夜，还是雪花纷飞的寒宵，话匣子一打开，半夜过了还收不了场。在贺龙同志的故乡桑植洪家关访问时，三个老赤卫队员讲述贺龙同志在洪家关建立根据地的斗争故事，越讲越兴奋，不知不觉就天亮了。老赤卫队员龙二喜老人的行动，更

使人难忘。他家住龙山县召市附近的大山区，听说省里来人搜集贺龙同志的事迹，竟不顾年过花甲和严重的气喘病，翻山越岭，步行六十多里，来县城找到我，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生怕你走了。”是这位可敬的老人，头一个向我提供了《五里寨应对》的故事梗概。我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，以后有意在许多情节上进行充实，终于构成一篇比较完整的故事。龙二喜老人与我分手时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识点字，文章印出来了，要寄一份给我。”本来，这篇故事早在一九六五年冬已经脱稿，正准备稍作修改寄出，碰上了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化革命”，稿件夭折了。直到一九七九年，《五里寨应对》才重新写出。当文章在《曲艺》杂志上发表时，首先涌上我心头的一股激情，是对龙二喜老人的深深感谢。《五里寨应对》发表以后，我又一次去龙山，经打听，龙二喜老人已经在六年前病故了。我想把随身携带的那本《曲艺》杂志送给老人的后代，聊以自慰，偏他又平生是个鳏夫，这更使我心里难过。

两次从湘西采访归来，欢欣鼓舞。为了尽快地把搜集到的故事写出来，我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用上去了。一九六二年离开新闻工作岗位，去一个国营农场工作。基层工作是很忙的，又没有星期日休假制度，我只好从睡眠时间上打主意。到一九六五年五月，已经写出十八篇，原计划再有半年时间，所掌握的二十多篇故事，可以全部脱稿。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同志看了部份初稿，并列入了出版计划。几年的心愿即将了却，当时的心情是欣慰的。

可是，事与愿违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九亿神州大地开始了十年浩劫。人妖颠倒，历史颠倒。一大批建立新中国的有功

之臣，被栽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，或关进牛棚，或投入监狱。贺龙同志更因遭受到人所共知的残酷迫害而致死。历史上令人发指的文字狱，竟在新中国又重演了。我写了十余万字歌颂贺龙，自然“有罪”，遭到多次批判斗争。记得第一次批斗我之后，一群受蒙蔽者闯进我家里，翻箱倒柜，把我保存的刊登有关文章的刊物和全部书稿，当作“黑材料”，当场化为灰烬。抄家者走后，我暗暗流着泪，蹲在地上收拾狼藉满地的书籍，发现记有原始材料的两个笔记本幸存着，禁不住破涕为笑。当天深夜，我趁人没有注意，把两个笔记本送到一个朋友家里，请他为我秘密保管一个时期。但在那“史无前例”的年月里，“关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落”的事是很多的。那位朋友大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就在第二天晚上的半夜时刻，把两个笔记本送回来了，他低声对我说：“会追查。快烧了吧！”说完，就急匆匆走了。我舍不得烧掉，也怕连累别人，思虑再三，只好连夜用塑料薄膜将笔记本包封好，装在一个小木盒子里，埋在床底下。果然，第二天清早，抄家者又来了，说有人曾经看到我写贺龙同志的故事时，翻阅过原始记录，非马上交出来不可。帽子是“有意隐藏‘黑材料’，罪上加罪”，来势之凶，不言而喻。以后的几次批斗，就以追查原始记录为主要内容。我宁愿忍受当时的痛苦，也始终未把真相说出来。大约过了一年半时间，在我当时工作的单位，很少有人提及贺龙同志的事了，我才在一个深夜里，把两个笔记本挖出来。虽然很潮湿，但字迹依然可辨。我把它们烘干以后，转移到我住房的天花板上。几天以后，担心它被老鼠啃坏，就又把它们藏在了墙壁里。真是几经周折啊！

历史无情，真理永存。颠倒历史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终于受到了历史的惩罚。沧海横流，更显出英雄本色。贺龙同志的形象，经过历史的考验，更加光辉夺目。

我一共整理了二十多篇故事，凡是在先出版的《贺龙的故事》一书中能看到的，或者内容已经涉及到了的，都没有收编在这个集子里，因为重复就是浪费。书中的十几篇故事，大都富有传奇色彩，绝大部份与读者是第一次见面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：同一个故事，各人所叙述的情节和语言很不一样，甚至有较大的出入，真是众说纷纭。在民间文学中，我们经常看到同一首歌谣或同一个故事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区、不同人的嘴上，出现了不同的唱法和说法。这正是民间文学特有的变异性。

话已经说得很多了，但还需要说明两句：贺龙同志的大姐贺英同志，是位出色的红军游击队长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有名的女英雄，一九三三年初夏牺牲在湖北鹤峰洞柘弯。我手头有好几篇贺英同志的传说故事，来不及全写出来，现将《八仙星》编入这个集子的末后，以表示对这位女游击英雄的纪念。

黄 鹤 逸

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于长沙

目 录

码头遇险.....	(1)
三会陈黑.....	(8)
将计就计.....	(29)
真假匪司令.....	(38)
深入虎穴.....	(51)
王从龙参军.....	(64)
真假贺老总.....	(68)
一张请帖.....	(75)
巧过高峰关.....	(84)
五里寨应对.....	(92)
智擒三匪首.....	(105)
在忠堡战斗中.....	(114)
脚印和石碑.....	(118)
仙人谷遇仙.....	(127)
八仙星.....	(134)

码头遇险

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，中共湘鄂西特委遵照党中央关于迅速扩大红军和根据地的指示，决定派贺龙将军带领老李等八个同志，从洪湖革命根据地出发，回湘西桑植县老家，去发展红军队伍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。贺龙同志接受任务后，考虑到当时洪湖的东、西、北三面都有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把守，只有洪湖南面的守敌力量比较薄弱，便决定从长江北岸的洪湖码头乘轮船到石首，再经石门、慈利回桑植。

其实要通过洪湖码头也很不容易。因为蒋介石对贺龙将军怕得要死，恨得要命，亲自命令湖北、湖南各县的地方武装——县民团警备大队，到处设立岗哨，又在两省各地张贴了大批“通缉令”，想方设法要捉拿贺龙将军。蒋介石还把贺龙将军在二十军当军长时的半身照片印在“通缉令”上，并且扬言：“谁捉到贺龙，赏大洋十万元。”近半个月时间，国民党洪湖县党部和伪洪湖县政府，为了捉拿贺龙将军，在沿江的几处码头设立了十几道岗哨。洪湖码头也不例外，由民团大队一个姓王的矮胖子支队长，带领六十多个匪兵日夜防守。从洪湖码头上船的，凡是三十多岁左右的男性旅客，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才准上船。同志们为贺龙将军的安全担心，劝他把胡子剃一下，贺龙将军笑着说：“我就是喜欢蓄个胡子，剃我的光头可以，剃胡子我不干。同志们不要担心，只

要我贺龙是活的，蒋介石休想捉到我。”

出发前，贺龙将军一行九人化了装。贺龙将军头戴大芦叶斗笠，外面套一身半新半旧的青布衣裤，肩上挂个蓝色印花布包袱，手里拿根三尺来长的旱烟管，打扮成走亲戚的农民。随行的八个同志，有六个同志是农民打扮，一个同志是小职员打扮，老李同志则头戴博士帽，身穿呢料中山装制服，打扮成官僚政客。

这一天，在洪湖码头候船室内外，到处是拥拥挤挤的旅客。身穿黑布制服、肩扛步枪的民团匪兵，三五成群，耀武扬威，在旅客中穿来穿去。正当从武昌开往宜昌的客轮在洪湖码头停靠时，贺龙将军一行来到了候船室前面的地坪上，挤入混乱的旅客中。

这时，就听一个验票的大声喊道：“从武昌开往宜昌的客轮到啦！到宜昌、石首、监利方向去的旅客，做好准备，验票上船。请大家注意：根据民团大队的规定，验票还要‘验面容’，到了验票处，不准打伞戴斗笠。”

这时验票入口处，正由矮胖子分队长带领二十多个匪兵把守着。旅客到了验票的地方，打伞的只得收起了伞，戴斗笠的也只得把斗笠取下来，接受“验面容”。矮胖子手拿“通缉令”，不时地望望上面的贺龙将军的照片，注视着每个男中年旅客的面容，要等他点了头才准通过。

贺龙将军看到这一切，对身边的老李等几个同志低声说了几句什么，老李同志点点头，然后对着验票处大声喊道：

“我说验票的，今天上船的有两三百人，照你们这样慢吞吞地验票，恐怕三个钟头也验不完，你们不知要误了好多人的大事哩！”

我们那个小职员打扮的同志接着大声说：“是呀！我有急事，要马上赶到监利县去办理啊！”

这两个同志的话，得到旅客们的热烈拥护，都说有重要的事情急于赶路，纷纷要求快点上船。

又一位同志火上加油：“哪有这样的验票的？从来没见过！我们不听他们那一套，我们赶快上船啊！”说罢就挤到前面去了。旅客们看到我们那位同志往前面挤，口里喊着：

“上船，上船，我们上船！”也跟着蜂拥过去。贺龙将军趁势就带着八个同志挤过了验票处。

县民团的匪兵看到旅客们拥过验票处，着急地放声大喊：

“不准挤，不准挤！”矮胖子支队长挥着手枪，叫喊着：

“不要挤！再挤我就开枪啦！”说着，朝天打了两枪。

矮胖子开枪也制止不住，只见旅客像决了口的洪水，势不可挡。只急得矮胖子又朝天打了两枪，连声喊着：“船大副注意！红军上了船，贺龙上了船，不经过检查，轮船不能开！”

这时，贺龙将军一行已经上了船。老李同志低声对贺龙将军说：“我看得清楚，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，全是猜测！”

贺龙将军点点头说：“但敌人决不会就此罢休，他们肯定会上船搜查，得马上想办法对付。”他向船上的一间休息室望了望，见休息室的门半掩半开，一个头戴博士帽、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年人，正站在门口，张望着码头上的骚乱情景。这个人并不认识贺龙将军，但贺龙将军却认识他，是洪湖县里的一个绅士，名叫李国良。贺龙将军对老李同志耳语了几句，把斗笠、包袱、旱烟管交给一个农民打扮的同志，就大模大样地跨进了休息室，然后把门关上。李国良冷不防见一个

陌生的大高个子走进来，吓了一跳。他抬头仔细一看，脑子里忽然闪过“通缉令”上的那张照片，吃惊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是贺龙！”

贺龙将军声色俱厉地反问一句：“是贺龙你又怎么样？”

李国良一阵胆怯，忙说：“我，我不怎么样！”

贺龙将军迅速脱下套在外面的青布衣裤，露出里面一身藏蓝色呢料中山装制服。他对李国良说：“你既然知道我是贺龙，就必须负责掩护我！”

李国良两手一摊，说：“我想保护你，但我无能为力！”

贺龙将军说：“李先生，我知道你是洪湖城里的绅士，完全可以掩护我！你就说我是监利县县长田阳春，是你的老同学。”贺龙将军说罢，取下李国良头上的博士帽，戴在自己头上，说：“暂借十分钟。”李国良又吃一惊，忙说：“可，可，可以！”

这时，几十个匪兵分成三队，分别包围了三处旅客乘坐室，对旅客一个一个地进行检查。矮胖子带着两个匪兵，先搜查了驾驶室和船上的两间厕所，然后气急败坏地向休息室走来，他边敲门边喊：“快开门，开门，我们要检查！”

我们那位小职员打扮的同志正站在门口监视匪兵的行动，一见矮胖子走来忙说：“请不要吵吵闹闹，我们的田县长正和他的老同学李国良先生在里面休息！”

矮胖子恶狠狠地说：“为了捉拿贺龙，不管是甜县长还是苦县长，都得接受检查，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！”

休息室的门猛地打开了，头戴博士帽、身穿呢料制服的

贺龙将军出现在门口，他厉言正色，两手卡腰，对矮胖子说：“那就请进吧！”

矮胖子走进休息室，把贺龙将军上下打量几眼，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贺龙将军指着小职员打扮的同志，说：“刚才我这位秘书已经说了，你难道没长耳朵？”

矮胖子歪着头，说：“哟！问都问不得！”

贺龙将军说：“你喜欢问，就去问你们洪湖县的李县长，不要在这里罗罗嗦嗦，影响我的休息！”说罢，坐下来看报纸。

李国良对矮胖子说：“王队长！你们二位是初次见面，我来介绍一下：这位就是监利县的田县长，新到任不久的田阳春先生，他是我中学同学。”

矮胖子从口袋里掏出“通缉令”，看了看上面的照片，又对贺龙将军打量一番，然后“嘿嘿”冷笑一声说：“李先生倒说得蛮好听，田县长！你看他那面容，他那胡子……反正不管是谁，只要像贺龙，就得跟我走！”

贺龙将军一听这话，登时放下手里的报纸，站起身来，挥手就给了矮胖子一耳光，打得他往墙上一撞，又像皮球似地弹了回来。贺龙将军趁势缴了他的手枪，厉声骂道：“混蛋！有胡子就是贺龙，那你胖得像肥猪一样，就是石民豪，蒋委员长正通电捉拿你，你得老老实实在地跟我走！”说罢，呼地把门关上。

矮胖子听贺龙将军说他是石民豪，顿时吓得胆战心惊。原来，石民豪是湘西一个大土匪头子，也是个矮胖子，因为不接受蒋介石的招安，蒋介石正通电湖南、湖北、四川

三省捉拿他。矮胖子想到这里，心里暗暗叫苦，感到把事情闹大了，连说：“我，我不是石民豪，我姓王……”

矮胖子的话还没说完，打扮成官僚政客的老李同志已经来到了休息室门口，边敲门边喊：“喂，请问：监利县的田县长在里面吗？”

贺龙将军故意问：“你是哪一位？”

老李同志说：“是田县长吗？我是监利县党部刘百泉呀！”

“啊，你是刘书记长！”贺龙将军打开门，与老李同志握手：“请进，请进！”

老李同志望望矮胖子，只见他双手捂着被打得火烧火燎的脸皮，吓得满头大汗，浑身发抖。

贺龙将军问老李同志：“刘书记长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”

老李同志说：“我昨天晚上乘坐专船赶到嘉鱼县，说你到洪湖来了；等我赶到洪湖县，李县长说你刚上船。”

贺龙将军接着问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老李同志回答说：“接湖北省党部电话，说贺龙已经离开了洪湖，第一支红军到了我们监利附近。从昨天晚上十二点起，已经全城戒严。要事在即，请田县长马上回县指挥！”

这时，休息室门口挤满了旅客和民团匪兵，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一个个伸长脖子往里面望。贺龙将军说：“好！马上回监利！”他指着吓得战战兢兢的矮胖子，对老李同志说：“刘书记长，这家伙就是蒋委员长通电三省捉拿的矮胖子石民豪，把他带回监利押送南京向蒋委员长交令吧！”

矮胖子一听，吓得失魂丧魄地跪在贺龙将军跟前，连连

哀求说：“田县长，田县长！刚才是误会，只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！我对不起田县长，我有罪！望田县长宽宏大量，饶恕饶恕我！”接着又像只狗似地爬到李国良面前跪下，磕头哀求说：“李先生！请你救救我，给我向田县长讨个保吧！”

李国良对贺龙将军说：“田县长！俗话说‘不看僧面看佛面’，你就看在我这个老同学的面子上，由我出面讨个保，饶了他这一回吧！”

老李同志说：“李先生，‘放虎容易捉虎难’，这件事，如果让蒋委员长知道了，只怕你我都担待不起呀！”

李国良说：“这就全靠田县长和刘书记多多包涵了！”

矮胖子又爬到老李同志跟前，跪下磕头：“刘书记长，请你和田县长多多包涵包涵吧！”

贺龙将军想到早点开船赶路要紧，这出戏可以演到这里为止了，就对矮胖子说：“好吧！碍着老同学的面子，就饶你这一回！但是，以后不准再无法无天，为非作歹！”

矮胖子从地上爬起来，冲着贺龙将军和老李同志连连鞠了几个大躬，嘴里一面说着：“是，是，是！”一面回头就往门外跑。贺龙将军下了手枪子弹说：“慢点走！碍着李国良先生的面子，枪也退给你！”走出门的矮胖子转身回来接过枪，又深深地对贺龙将军一鞠躬：“感谢田县长，感谢田县长！”

四个小时以后，贺龙将军一行在石首码头下了船，再经石门、慈利回到了湘西。不久，贺龙将军便与留在洪湖坚持斗争的周逸群同志密切配合，建立起包括二十多个县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。

三会陈黑

初会

传说一九二八年二月，贺龙将军领着八个同志，化装成小商贩模样，各挑一担油、盐、布匹等货品，经石门、慈利，回他的家乡——桑植县洪家关，去开辟革命根据地。这天中午，他们在桑植叶家坪吃中饭时，老百姓告诉贺龙将军：当地大地主恶霸、土匪头子陈策勋，听说贺龙要回桑植，派出自己的亲信爪牙陈黑，带领一团匪军，驻守去洪家关的要道陈家坪，盘查来往的行人。有个年过七十的老大爷，还对贺龙将军说：“上面出了布告，说蒋介石愿意悬赏十万大洋，买贺胡子的头。”贺龙将军二十多岁时就蓄着一字胡须，湘西老百姓都亲热地称他为“贺胡子”。贺龙将军听了老大爷的话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贺胡子的头哪有那么值钱呀！”大家劝贺龙将军他们绕道过去。贺龙将军说：“我们是做小生意的，一不偷税，二不抬高物价，怕他干什么！”

贺龙将军看到在场的十多个人，都是衣着破烂、面黄饥瘦的忠厚农民，就问：“你们听到说吗？贺胡子这次回来，要在湘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哩！”有个青年农民回答说：“听是听到说，但不晓得是真还是假哩。”贺龙将军说：“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”那位老大爷，警惕地走到门外看了看，很快地走

回来，低声对贺龙将军说：“这一向，很多人在讲革命根据地的事。我们只听到讲革命根据地好，但不晓得好到什么样子。你们在外面做生意，跑的地方宽，见识多，一定晓得很多关于革命根据地的情况，你能够告诉我们吗？”众人也一齐压低声音，恳切地要求说：“你就说给我们听听，也让我们高兴高兴！”贺龙将军觉得这是个宣传革命道理的好机会，暗示两个同志坐在门口放哨，就深情地对大家说：“你们问革命根据地好到什么样子吗？一句话，是一个崭新的天地！啊，你们晓得有个叫井冈山的地方吗？晓得有个叫毛委员的人吗？井冈山，在江西与湖南搭界的地方，是个方圆五百里的大山区。毛委员名叫毛泽东，他真是了不得的人物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，就是毛委员亲自建立和领导的。在那里，官僚地主、土豪劣绅统统被打倒了，穷苦农民分了田，分了地，翻身做了主人。根据地的军队叫工农红军，由穷苦人掌握枪杆子；根据地的政府叫工农民主政府，由泥腿子当县长、当乡长、当村长。听说贺胡子这次回洪家关，就是要按照共产党和毛委员制定的章程办事，把湘西也建成井冈山一样的新天地！”大家听贺龙将军这么一宣传，一个个喜笑颜开，都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听你这么一讲，我们巴不得贺胡子马上回到洪家关来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刚才听你们讲，陈策勋派陈黑带兵捉拿贺胡子，要是他回来不成怎么办？”大家听贺龙将军这么一说，都感到焦急不安：“是呀！要是贺胡子回来不成怎么办？”老大爷想了想，说：“办法是有，只是不晓得贺胡子什么时候回来？”贺龙将军问：“您老人家有什么办法，可以对我说吗？”老大爷说：“你又不是贺胡子，对你讲也没有用呀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可能有点